

中国老年历史研究文库

第 一 种

文 存

第 一 卷 第 五 期

内部资料
注意保存

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

1985·12·

刊名题字

责任编辑

本期主编

总编辑

舒 同

柴 夫

甄雨衡

张 侠

说 明

1. 出版《文存》的方针，是为修史服务；《文存》的使命和目的，是积累与保存历史资料。

2. 《文存》拟办成对历史研究有兴趣者积累史料的“资料库”。就总体论，凡属有历史价值的资料，均拟“收存”。来文不论长短，不论文体，不分敌我友，不论哪一时期，只要有史料价值，均在收“存”之列。

3. 《文存》所收文稿，力求考虑到各方面，诸如国内各大区、海外各地侨胞、台、港、澳各同仁、历史各时期、工农商学兵各业，以及敌伪阵营人员等，均应有所顾及。对台湾同仁来稿，我们尤表欢迎。目前因台湾稿少，故拟转载少量台湾已发作品，以增进了解兼示合作之意。

4. 《文存》定为大三十二开本，每期十五万字左右。

5. 《文存》不预为定价，但本会经费，系自给自足，为保证源源不断供应读者以史料，故采用“供史料、筹资金”办法——即本书所收价款稍高，多收部分，则为购者向我会提供的支援，每册三五角不等。谨此说明，预为致谢！

稿 则

一、为实现“治中华民族史”的目的，《文存》欢迎下类稿件：

1. 历史见证人所写的“三亲记”，即“亲历、亲闻、亲睹”的见闻录及访问录；

2. “忆战友”，即我军及国民党军将领所写的正面人物的传记文章；

3. 零星文件，一条标语、一纸布告、一本日记等等；

4. 日伪资料及日伪当事人所写的入物传记；

5. 有关研究或考证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事迹的论文；

6. 海外侨胞、台、港、澳同胞所撰历史稿件及提供的史料，将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。

二、《文存》的性质，是“留存备考”，对所载之件，编辑部只进行文字润色。为了保持原作的完整性，凡涉及观点、原则及史实等，本部基本不动，实行“文责自负”。

三、《文存》转载建国前报刊史料，采取基本不动原则，以保持文件原貌。建国后未公开发表件，可适当选用；公开发表件，一般不再转载。

四、《文存》登载意见及观点不同的文章，读者对所载文章如有不同见解，可另写文章各抒己见。我们的方针是通过争鸣，更有利于澄清事实。

五、请勿一稿两投。三千字以下不退稿。

六、来稿请寄北京崇文门西大街6楼1门201号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《文存》编辑部。

文 存

第一卷

第五期

目 录

刘伯承早年军事生涯编年纪事(续)	姜 山 (1)
兴国模范师的战斗历程	黄文明 (21)
忆红十七师北上行动	刘月生 (55)
中央红军生活片断	肖大荃 (62)
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年发展概述	李兴国整理 (70)
在李大钊北方区委的领导下	宋逢春 (93)
太岳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	聂 真 (118)
开辟卫东	解 方 (146)
白求恩初到贺家川的时候	王恩厚 (157)
闭关锁国而崇洋媚外的典型	侯德章 (164)
——从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中阿文化交流说起	
陈仲甫(独秀)先生印象记	陈钟凡遗作 (175)
南京审判是冤狱吗?	杨启樵 (185)
李宗仁抗日救国的政治报告	(194)
吉林自卫军领袖李杜将军访问记	芬 君 (197)
日本提出的新二十一条	(201)

史
留
料
存

刘伯承早期军事生涯编年纪事(续)

姜 山

第三部分 一九二三年秋至一九二五年初

一九二三年

九月十一日，刘伯承被送到成都后，住在法籍医师艾毓梅开设的医院治疗。因气候炎热，伤口感染，艾毓梅认为必须截肢，以免血液中毒，危及生命。刘伯承坚决拒绝截肢，以惊人的毅力战胜重伤。艾毓梅叹为奇迹。

腿伤稍有好转后，刘伯承就执意出院，搬到刀子巷开县旅蓉旧友胡俊泉家，继续治伤，并抓紧时间阅读书报，练习书法。

刘伯承在成都治伤期间，在成都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的吴玉章常去看望他，并经过吴玉章的介绍，结识了马列主义先驱之一的杨闇公。由于他们同怀救国济民大志，一见如故，很快就成了知交，朝夕相聚，谈论国是，研究问题。在吴玉章、杨闇公的影响和启发下，刘伯承开始接触了马列主义理论。

自刘伯承负伤离队以后，作为熊军主力的二混成旅失去了享有崇高威望的指挥官，致使军心涣散。不久，支队长向岱昌、青飞如和营长袁品文、皮光泽在内江兵变，率领所部投入到赖心辉部下。二混成旅竟剩不到一营兵力了。当时，熊军战败的消息接连不断地传到成都。

刘伯承出院以后，熊克武三番五次地派人请他重返军旅，收拾残局，均被辞绝。他曾直言对劝驾人说：“刘伯承从军是为了救国救民，决意不再去为某些人争夺地盘卖命了。”因

为，此时他对旧民主主义已感失望。他曾感慨地对王尔常说：“看来三民主义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。”因此，他决定脱离旧军队，另觅救国救民道路。

年底，他为了回避说客、劝驾者，便由军阀、政客、资本家公馆区的刀子巷，迁到了南门外中莲池旧友张仲铭家。

一九二四年

一月二日，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材，于军人中尤其罕见。返川许久，阅人不可谓不多，天才何故如此罕出。”

一月三日，午前十时过后，杨闇公同陈紫舆一道来到中莲池刘伯承住处。因在那段时间熊克武极力催促刘伯承回军队任职，清晨，刘应约到但懋辛住所去了，未晤。

一月四日，上午十一时，刘伯承去商业场途中，与杨闇公、陈紫舆相遇。午饭后，三人同往中莲池住所，长谈八、九小时。直到晚上九时过后，杨闇公、陈紫舆才离去。通过这次长谈，杨闇公对刘伯承更加深了认识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

“伯承机警过人，并且很勤学的，头脑异常清晰，不是碌碌者比；又兼有远大志向，得与之交，我内心是很快活的。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感情来，但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，因他堪当益友之列，并可同行一个道路。十年来的友人，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四人而已。今得伯承，又多一良友，真是可喜！”

一月五日，上午十一时，杨闇公同陈紫舆到中莲池张仲铭家看望刘伯承。

一月六日，杨闇公来约刘伯承次日到他住处吃早饭。

一月七日，因事延误，十一点三十分后刘伯承同王尔常才到杨闇公处。饭后，他们同去长发街看房子（当时刘伯承准备在成都买一住所），在周觉生处稍坐后，同到商业场。入夜，

他们又同到中莲池张仲铭家摆谈许久，刘伯承详谈了战事经过，使杨闇公有动于衷。九时三十分以后，杨闇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杨闇公在当天日记中写道：“若能朝夕晤谈，甚所愿也。”

一月八日，早饭后，杨闇公同陈紫舆去到刘伯承住所。刘伯承正在写字。不一会儿，又来了许多人，七嘴八舌，俗论纷云。杨闇公、刘伯承都不答腔。不久，众人离去，唯独谢右颜未走。刘伯承同杨闇公正在谈论中外外交史时，谢突然开腔说：社会主义不好。杨闇公给谢分析解释说：“社会主义是为使一般人各得其所，都有发展天才的机会，不致受经济的压迫，得真正的自由。”谢仍坚持说：社会主义不好。真是令人又气又笑。饭后，刘伯承又同杨闇公谈论时局。杨闇公极其赞佩刘伯承的真知卓见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他真是天才，颇有见解。此人得志，何忧乎四川……。”

一月九日，八时二十分，刘伯承来到杨闇公寓所。午后，他们一同去胡俊泉家。天黑以后才各自归寓。

一月十日，午后二时许，刘伯承去到杨闇公住所。天黑以后才回去。

一月十一日，上午八点多钟，杨闇公同陈紫舆来到刘伯承寓所。他们一起吃了早饭后，同王尔常等一齐到胡俊泉家，摆谈了两个多小时。

一月十三日，上午九时多，杨闇公同陈紫舆来到刘伯承处。陈紫舆在谈话中提到希望刘伯承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。刘伯承回答说：“见旗帜就拜倒，觉得太不对了。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，正拟极力深研，将来始能定其方道。”杨闇公对刘伯承在政治问题上的慎重严肃态度极为赞赏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他的答复，最使人起敬，这是何等的真切，何等的真诚哟！比起那些因情而动，随波而靡的人来，高出在万

万倍。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。若能达目的，又多一臂助。”

一月十四日，上午十时，杨闇公来到刘伯承住处，因有客在，未得畅谈。

熊克武回到成都，想面见刘伯承，说服他重回部队。刘伯承决心脱离旧军队，不愿同熊克武见面。

一月十五日，吴克坚来到刘伯承住处，劝说他重回军队任职。刘伯承装病卧床，给以回绝。

一月十六日，上午九时，杨闇公来到刘伯承住处，早饭后离去。午后二时，杨闇公又到刘伯承处，他俩一直摆谈到五点多钟，杨才离去。

一月十七日，午后五点多钟。张冲亲自来刘伯承住处劝驾。

一月二十一日，中午，刘伯承外出途中与杨闇公相遇，同回刘的住所。刘伯承向杨闇公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当时苦闷彷徨的心情。杨闇公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和当时的心情。

午后两点多钟，但懋辛又请黄圣祥来对刘伯承劝驾，请他回一军任职，共扶危局。

一月二十四日，刘伯承为了摆脱军阀、政客们的纠缠，与张仲铭一道离开成都，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家休养。杨闇公特地赶来送行。一直送到南门外武侯祠他们才依依不舍的离别。临别时，刘伯承送给了杨闇公一张自己的照片，留作纪念。

一月下旬至四月底，刘伯承来到五通桥后，常住在茫溪河东畔梅子坝下渡口张仲铭家（今乐山市政府设在五通桥的招待所处）。他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，生活很有规律。为了探索革命真理，他不分昼夜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。离五通桥八里多路的王明萱家藏书很多，他经常到那里去借读。为了早日恢复伤腿的功能，他坚持爬菩提山，漫步茫溪河畔，至少每天要走一、二华里的路程。

二月上旬，杨森在北洋军阀的支持下攻占了成都。熊克武、但懋辛退到了川黔边境。

五月，成都爆发了“五一事件”，杨森派人接管了四川高等师范学堂，扬言要捉拿“阴谋夺取政权”的吴玉章。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，来到五通桥约刘伯承一道（同行的还有熊晓岩等人）从川南出川，取道贵州转湖南入长江前往上海。在路过遵义时，他们又会见了熊克武。

在上海，刘伯承耳闻目睹了在四川未能了解到的许多新鲜事物，诸如：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；国民党改组会议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，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和正式制定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；在国共合作、革命统一战线形成的新形势下，一个新的反帝、反封建的工农民众运动正在兴起……。这一切，使他开阔了视野。受到了鼓舞和振奋，思想得到升华。

不久，刘伯承和吴玉章先后离开了上海。刘伯承仍由湘黔返回四川五通桥。在湘西，他再次会见熊克武。此时，熊克武已组成了建国联军，出任总司令，正准备率领部队去广东。刘伯承赞同李蔚如等人的意见，建议熊克武不带部队去广东。熊克武没有采纳李蔚如、刘伯承等人的忠谏。

刘伯承回五通桥后，没有再住张仲铭家，而在茫溪河西畔租借了和范臣后院的几间房屋居住，自炊自食。他受上海工农民众运动的启发，开始注意到深入社会的底层调查研究，主动接触盐工、船工等劳苦大众，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。

六月，杨闇公出川到达上海，会见了恽代英，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。

八月，杨闇公由上海回到四川，到重庆与肖楚女、罗世文、童庸生等筹建党的四川地方组织。

九月二日，杨闇公写信给刘伯承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他（刘伯承）接着此信，或将产生一种感觉，向本道（共产主义）来也。”

不久，刘伯承即回信表示：“从此脱离军阀羁绊，投身新的革命。”

九月九日，杨闇公写信给正去荣县家乡的吴玉章，“告诉组织C.P.的经过。”

年冬，爱国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，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，吴佩孚也逃出北京。

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，发表北上宣言，提出召开“国民会议”主张，再次强调反对帝国主义，反对封建军阀。

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，支持孙中山召开“国民会议”。

曹锟下台后，老牌帝国主义走狗、反动军阀、政客段祺瑞趁机钻出组织所谓中华民国“临时政府”，抛出了《善后会议条例》，以抵制孙中山召开“国民会议”的主张。

一九二五年

一月，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，要求各地革命组织，争取更多一些人参加国民会议。吴玉章为了参加国民会议，同刘伯承一道来到北京，住石驸马大街太平湖饭店。趁当时国民会议还未召开的时机，吴玉章在川籍大学生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进行C.Y.的组织活动。

刘伯承经吴玉章介绍，在北京参加了C.Y.，开始了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。随即他给重庆的杨闇公写了一封信，述说了他同熊克武在政见上的严重分歧和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。杨闇公接到刘伯承的这封信后，非常高

兴。他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伯承与熊克武不和了，有今后不谈冯妇事之语——他的来信。此公已被吴玉章收入矣，可喜！”

二月，在北京，吴玉章和刘伯承想去晋见孙中山，因孙中山肝病沉重，未能见到。

三月十二日，孙中山在北京逝世。

三月十五日，中国共产党发出了《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》，号召“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”。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，保卫南方根据地。

四月，吴玉章在北京大学会见了中共北方机关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同志，并经过赵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随即，他写信给杨闇公建议解散C.Y.组织，其成员个别履行手续，参加中国共产党。杨闇公完全赞同他的意见。

五月初，吴玉章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派遣去上海，刘伯承与他同行。

是月，上海爆发了“五卅”爱国运动。刘伯承亲眼见到了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工人英勇不屈的斗争。

在上海，应刘伯承的要求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秘密会见了。通过谈话，刘伯承增进和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。他决定接受党的领导，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。

六月，省港大罢工爆发。英帝国主义制造了“沙基惨案”。

六月下旬，刘伯承同吴玉章一道，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到达广州。他又一次亲眼见到了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。从而使他更加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，坚定了共产党领导下走新的革命道路的决心。

在广州，吴玉章奉中共中央指示，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，并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。他们曾同谭延闿一道

去会见过蒋介石。

七月初，刘伯承和吴玉章离开广州，取道上海由长江水路回四川。

第四部分 一九二五年七月中旬至

一九二七年七月

一九二五年

七月十五日，刘伯承、吴玉章回到重庆。

随即，吴玉章、杨闇公、刘伯承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李筱亭等人，为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，建立临时省党部于重庆莲花池。吴玉章任主任委员，刘伯承负责军事工作。

在此以前，由杨闇公任书记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已经建立，统一领导着全川党的工作。

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，中共重庆地委掌握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，通过国民党（左派）莲花池省党部，推动四川工农运动、军事运动以及各项民运的开展。

自这以后，刘伯承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从事革命斗争，开始谱写他革命历史的新篇章。

一九二六年

二月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，决定当前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革命力量向北发展，进行北伐战争，使国民革命取得胜利。会议还决定要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，以便党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。

是月初，杨闇公在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离开广州回四川前，中共中央向他指出：将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战

争中，四川党组织对四川军阀应采取前顶后拖的办法，也就是策动倾向革命的川军起义，顶住四川军阀出川支援吴佩孚；同时，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，使他们彼此牵制，互相拖住，从而配合和支援北伐战争。

五月十三日，刘伯承经杨闇公、吴玉章介绍，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，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刘伯承入党以后，随即参加了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工作，负责军事运动。

是月，由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担任北伐军的先锋，挺进湖南，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。

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不胫而走。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等反共势力震动极大，惊呼：共产党今得刘伯承一人，胜过得到十万精兵。

七月，中共重庆地委以莲花池省党部的名义，成立了以吴玉章为主任委员，以刘伯承负实际责任的“特务委员会”，全面负责支援北伐和接纳军阀部队投诚事宜。“特务委员会”很快就把全川三百多个人民团体组织起来，成立了“国民革命四川联合后援会”，并发表了《告四川军人出师北伐书》、《促成川军北伐告全川民众书》。广泛地开展了支援北伐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，推动了四川的民众运动，团结了一批进步军人。

八月三日，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《四川军事调查》和《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》两个报告。详尽汇报了四川各派军阀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态度，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勾结又互相争夺的错综复杂关系。同时也报告了重庆地委组织起义的初步打算。这两个报告，是吴玉章、刘伯承先后在顺庆、合川、泸州、万县和重庆等地，利用原有关系，通过各种渠道，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后写出的。

八月二十三日，中共中央研究了重庆地委的报告后，及时

发出了《致重庆信》，强调要“投入军中去政治宣传”，“在旧军队中培养一种新的力量”。“希望在川中发现一个左派军队，发展自己武力”。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央指示，集中全力进行起义准备工作。

九月三日，中共重庆地委派童庸生专程去上海，向中共中央汇报起义准备情况。中共中央立即作了“八条指示”，对组织起义、扩大民众运动、加强军事运动领导等，提出了重要意见。

九月上旬，吴玉章、刘伯承到广州，争取广东国民政府对四川军运工作的支持。刘伯承在广州期间，以国民党（左派）莲花池省党部“特务委员会”的名义，主持同四川各军阀派来广州的代表谈判。他充分利用军阀们之间的矛盾进行工作，同他们签订了《六条协定》。对提高国民革命威望，分化瓦解四川军阀，起了积极作用。在此期间，刘伯承还见到了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。周恩来发现刘伯承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，他建议和支持刘伯承以后在党内要从事军事方面的工作，把四川的起义组织好。

九月二十八、二十九日，中共重庆地委以国民党（左派）莲花池省党部的名义，在重庆秘密召开了“革命军事会议”。到会的有川军中具有进步倾向的十二个师旅长或他们的代表。杨闇公提出“响应北伐，会师武汉”的口号，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。会后，又留下顺庆、合川、泸州等准备武装起义的军队首脑研究部署起义事宜。根据杨闇公提议，一致推举刘伯承（当时他正在广州）为“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”，黄慕颜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，秦汉三、杜伯乾、陈兰亭、袁品文分别为二、三、四、五路司令。

十月中旬，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了执、监委员联席会议，共产党人毛泽东、林伯渠、恽代英、吴玉章出席了会议。

在会上，吴玉章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，建议刘伯承回川筹划军事，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。会议决定委派刘伯承以“国民党中央特派员”的名义，全面负责四川军运动。

十月下旬，刘伯承离开广州，从海路到上海。他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后，转即逆江而上。路过武汉时会见了中央派往四川协助工作的欧阳钦，接着，同他一道回四川。

十一月上旬，刘伯承同欧阳钦到达万县，会见了在杨森部队进行策动工作的朱德。他们在合祥街“宝隆洋行”朱德的办公处举行了会议。鉴于万县形势险恶，刘伯承建议朱德离开万县。朱德仍坚持在虎穴工作。

十一月中旬，杨闇公、朱德、刘伯承等在重庆浮图关下六店子的刘伯承家里举行紧急会议。为了加强党对军运工作的领导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，由杨闇公、朱德、刘伯承三同志组成“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”，杨闇公兼任书记，朱德、刘伯承为委员。这次军委会议，以发动顺庆、泸州起义为中心议题。

第一次军委会议以后，中共重庆地委紧张地进行顺、泸起义的准备。刘伯承亲自到合川检察起义准备情况，并作起义前的最后部署。在合川部署停当后，即匆匆返回重庆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，六十多名代表出席会议，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杨闇公、刘伯承、李筱亭、李嘉仲、吴匡时被选为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。

会议选举杨闇公、李筱亭、刘伯承、邓劭刚、熊子俊、刘公潜、吴匡时、朱德、杨吉甫等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。在会上，杨闇公作了政治报告和其它报告。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刘伯承为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军事报告。他在报告中关于革命军事斗争和民众运动关系

的精辟论述，迄今仍是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军事理论宝库中的精华。

十二月二日，泸州起义爆发。

起义爆发后，泸州起义军胜利占领整个泸州城。陈兰亭、袁品文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省第四、五路司令。

泸州起义的消息传到重庆时，莲花池省党部召开的代表大会正在进行，刘伯承与杨闇公等紧急磋商后，正准备赶赴泸州，突然又接到顺庆提前起义的急电。

十二月三日，顺庆起义爆发。鉴于顺庆是计划的集结地，中共重庆地委经过紧张研究后，改定刘伯承急赴合川，率领黄慕颜部驰援顺庆，指挥整个起义部队。

十二月四日，清晨，刘伯承在任白戈的护送下来到临江门码头、乘早班轮船前往合川。当天，黄慕颜接到顺庆告急电报，催促他迅速率领部队向顺庆靠拢。情况突变，重庆地委指示尚未下达。正当黄慕颜踌躇不定的时候，刘伯承来到了合川。刘伯承与黄慕颜经过紧急商议，决定仍按原定计划行事。

十二月五日，合川地方各界在体育场为即将开拔离开合川的黄慕颜部举行欢送会。因黄慕颜早在若干天前就扬言将要调防成都温江，同驻合川的邓锡侯部陈书农师也派来代表参加了这个欢送会，其实这是刘设下的麻痹敌人的计谋。

十二月六日，大雨，遍地泥泞。黄慕颜部顶风冒雨从合川出发，沿着通往成都的大道开进。刘伯承谢绝坐黄慕颜特地为他准备的小轿，一手撑着油纸伞，一手拄着竹杖，行进在士兵行列中。当天，部队行军四十里，宿营大河坝。

十二月七日，天气由雨转晴。清晨，部队离开大河坝，改道向北，朝着去顺庆的道路急行军。

十二月八日，邓锡侯电令所属驻广安的罗泽州师，驻遂宁的